攷槃集文錄

攷槃集文錄自序

昔吾友管異之評吾文曰無不盡之意無不達之辭　國朝名家無此境界吾則何敢自謂能然然所以類是者亦有故蓋昔人論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故吾爲文務盡其事之理而足乎人之心竊希慕乎曾南豐朱子論事說理之作顧不善學之遂流爲滑易好盡發言平直指意儒緩行氣柔慢而失其國能於古人雄奇高渾潔健淡妙波瀾意度全無得失自明固知不足以登於作者之錄平生雖不欲存判欲焚棄久矣而友人毛生甫姚石甫力謂吾不可棄之及是戴生鈞衡強爲鈔錄乃收羅散佚輯爲茲編既成視之殊用內

作始終陳義辨物尚無失實誤世之謬留之私示子孫使知吾之志好如此爾可耳道光壬寅十月十日方東樹題

儀衛方先生傳

門人蘇惇元撰

方先生諱東樹字植之世居桐城曾祖諱澤乾隆丁卯優貢生候選知縣以詩文名於世祖諱訓父諱績縣學生皆以詩文名先生幼穎敏年十一效范雲作慎火樹詩爲鄉前輩所賞二十二入縣學爲弟子員尋補增廣生屢試於鄉不售年五十遂不復應舉自少力學泛覽經史諸子百家書而獨契朱子之言嘗學文於姚姬傳先生爲文好構深湛之思博辨醞茂而言必有物詩則沈著堅勁卓然成家詩文皆究極源流而文尤近江都中壘南豐晦庵詩尤近少陵昌

黎山谷先生不欲徒以詩文鳴而更研窮儒先義理之學及老尤篤每日雞初鳴即起仡仡鉛槧至漏下三十刻就寢有得輒記之或中夜攬衣起書所記名待定錄百餘卷凡格致修齊治平之理無不備乾嘉間學者崇尚攷證專主訓詁名物之微名曰漢學穿鑿破碎有害大道名爲治經實足以亂經又復肆言攻詆朱子道光初其焰尤熾先生憂之乃箸漢學商兌辨析其非書出遂漸熄又箸辨道論跋南雷文定以砭姚江山陰之疵嘗論儒者學聖人之道徒正不及中中必純粹以精純粹以精必在於明辨晳又言立身爲學固以修德制行内全天理爲極而人世事理必講明貫通以待用老

年盍窮性道之歸省察克治無間取蘧伯玉五十知非衛武公耄而好學之意以儀衛名軒學者遂偁儀衛先生家故貧客游五十年方伯連帥多爭延之歷主廬州亳州宿松廉州韶州等處書院所至導諸生以學行不徒課以文藝晚年里居誘掖後進以詩文就正者既告之法且進以爲己之學年八十祁門令君延主東山書院先生欣然往抵祁越兩月而卒蓋咸豐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也先生有至性內行純篤事祖母父母甚孝營葬三世七喪竭盡心力持己尤廉介剛直不詭隨世俗身雖未仕常懷天下憂凡遇　國家大事忠憤之氣見於顏色或流涕如雨族戚友朋之事爲之憂戚若忏

一如已事也所著書仍有大意齋閒書林揚觶一得拳膺錄進修譜未能錄哉後徵言思適居鈴語病榻叢言山天衣聞文集詩集昭昧詹言等十數種子二人閒戌孫三人濤淵如龍光

蘇惜元曰昔先生著漢學商兌既梓布謂惜元曰士不能經世濟民著書維輓道教或亦補不耕織而衣食之咎也先生少究經世學而老於諸生未能一試其所著書多有功於道教是流澤孔長矣孔子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先生之學亦猶此之謂與惜元從游久知先生生平最詳令子閒從弟宗誠既爲行略行狀惜元乃攷次其要以爲傳

攷槃集文錄總目

桐城方東樹植之

攷槃集文錄卷一

論

辨道論

佛不可闢乎闢佛者闢其足害乎世也佛可闢乎害乎世者其人未可定也世之闢佛者夷佛於楊墨矣孟子之非楊墨也爲其無父無君也由無父無君而馴至弒父弒君故曰辨之不可不早辨也則以非楊墨者非佛亦將如是云爾春秋之事可攷而知矣其時楊墨猶未有也而亂臣賊子已接迹於魯史之書矣故孔子懼而作春秋也商臣趙盾崔杼之禍固非由楊墨而致也漢之事可攷而知矣傳言明帝時佛法

始入中國而王莽已生乎其前矣其後若董卓若曹操可謂無父無君之尤者矣而莽與卓與操固不習乎佛之教也今郡縣小者不下數十萬人此數十萬人貞邪不一而極其行惡至於無父無君弒父弒君蓋不多有焉今謂不多有之無父無君之人之必在於學乎楊墨與佛之人而習儒者無不出於忠孝也雖好爲異者亦莫敢主其說漢高之甘心烹父以取天下也以爲爲民則固已倒矣以爲爲富貴則狗彘之不若也其後若楊廣若劉守光若李彥珣或手刃其父或親集矢其母皆漢高之實啟之佛固不忍爲此矣儒者不以風俗人心之壞非漢高而以被於佛是謂真蔑其君父者爲可

眾而以其迹之疑於是者爲必誅此不知類之患也鄉有富人積財貨萬億阡陌廬舍不可籍紀俄而富人死其子弗能徧稽也其奴之黠姦者日相與蕩覆之其子弗知其奴之所爲也則以爲其鄰實盜之而亦無以明其盜之實也但以其迹也而疑之因詰訟之外盜之實不可定而其奴之盜日肆甚主不明乎道而以闢佛爲名者皆富人之子之類也君子當鄉之不平也富人之奴蕩覆其主之財而無罪而以刑書誅鄰人非聖人之法也天下之物有其極至者則必有其次至者以與之爲對月之與日是也彼佛者亦聖人之月也莫得而加推敵與偶而去也佛本西國王子捐其位勢而弗貪棄

其富貴而弗處苦身積行林棲木處數十年以非至道有大人之誠而不以立名與天合而未始有物鬼神無以與其能帝王莫敢竝其位使聖人見之亦且禮之況未至於聖者乎且佛之爲行甚苦其爲教甚嚴椎拍輐斷泠汰於物故曰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非夫豪傑剛忍道德之士莫能由也今人頡滑顛冥慴勢榮利好色雖佛招之固莫從之而奚待於闢山之東有國焉曰齊山之西有國焉曰晉江之南有國焉曰楚關之中有國焉曰秦其餘濟淸河澗裂采限封各固疆圉其水土不齊其言語不齊其風俗好尚政教不齊自王者視之皆以其理乎吾民而已列國者務相爭相寇曰尋

於難勢不能服而兵爭不已及至於秦惡其爭也悉罷其封建而郡縣之然後天下統於一老莊楊墨佛者秦楚齊晉也言語風俗之不齊則道術之各異也自其一而言之皆大道所分箸而儒者特爲罷封建之秦然封建雖廢天下雖一而列國風俗言語不齊如故也天能覆而不能載也地能載而不能覆也耳目鼻口各有所明不能相通必欲比而同之其勢固有所不可也旣天下皆知有王則列國之俗各有所習皆有所安固無庸革也旣學者皆知有聖則百家之說各有所明時有所用固無庸廢也曰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之時世衰道微邪說橫作充

塞仁義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齊楚秦晉彊而侵弱乎周也諸侯彊天子弱其勢足使天下不知有王故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豈好辨哉不得已也由周而來至於唐千有餘歲聖人之道不明唐承魏晉梁隋之敝自天子公卿皆不本儒術士大夫之賢智者惟佛老之崇韓子懷孟子之懼而作原道蓋猶之孟子之意也及至五代王道不行君臣父子之綱幾絕宋興佛學方熾聖教未明歐陽子憂其及於後世也故作本論以闢其教蓋亦猶韓子之意也故在戰國之世不可無孟子在程朱之前不可無韓子歐陽子今生程朱之後而猶執韓子歐陽子之言以闢佛老必爲迂者笑矣

故君子立言爲足以救乎時而已苟其時之弊不在是則君子不言故同一言也失其所以言之心則言雖是而不足傳矣故凡韓子歐陽子之所爲闢乎佛者闢其法也吾今所爲闢乎佛者闢其言也其法不足以害乎時其言足以害乎時也則置其法而闢其言其言亦不足以害乎時而爲其言者陽爲儒陰爲佛足以惑乎儒害乎儒其勢又將使程朱之道亂而不復明也則置其佛之言而闢其立乎儒以攻乎儒之言以孔子爲歸以六經爲宗以德爲本以理爲主以道爲門旁開聖則蠹蝕檢押廣而不肆周而不泰學問之道有在於是者程朱以之以孔子爲歸以六經爲宗以德爲本以理爲

主以道爲門以精爲心以約爲紀廣而肆周而泰學問之道有在於是者陸王以之以六經爲宗以章句爲本以訓詁爲主以博辨爲門以同異爲攻不概於道不協於理不顧其所安鶩名干澤若飄風之還而不儻亦鬩乎佛亦攻乎陸王而尤異端寇讐乎程朱今時之敝蓋有在於是者名曰攷證漢學其爲說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弃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無益於世用其言盈天下其離經畔道過於楊墨佛老然而吾姑置而不辨者非爲其不足以陷溺乎人心也以爲其說麤其失易曉而不足辨也使其人稍有所悟而反乎己則必翻然厭之矣翻然厭之則必於陸王是歸矣何則人心之溺而

無止好爲異以矜己廸知於道者寡則苟以自多而已方其爲漢學攷證也固以天下之方術爲無以加此矣及其反已而知厭之也必務銳入於內陸王者其說高而可悅其言造之之方捷而易獲人情好高而就易又其道託於聖人其爲理精妙而可喜託於聖人則以爲無詭於正精妙可喜則師心而入之也無窮如此則見以爲天下之方術眞無以易此矣故曰人心溺於勢利者可回而溺於意見者不可回也吾爲辨乎陸王之異以伺其歸如弋者之張羅於路歧也會鳥之倦而還者必入之矣曰天下之是非亦無定矣陸王旣以其道建於天下而吾方從而是非之其謂吾之是非爲足以

定乎彼之說邪雖定其說矣肅詎有毫末增損於道乎哉然而不得已而辨之者君子之立言爲救乎敝而已揚雄有言吾於荀卿見同門而異戶也彼其非之固莫同也此其宗之奚以異乎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所從入之塗不齊則不謀故小人在利若水君子在勢若水水也者其源異其委一也陸王程朱同學乎聖同明乎道同欲有以立極於天下然而不同者則所從入有頓與漸之分也何謂頓漸佛氏言化法四教有頓漸猶箕子所云高明也沈潛也程朱者取於漸陸王者取於頓頓與漸互相非而不相入而不知其原於三德也人之生得全於陰陽之性者聖人耳惟聖

生知似頓而不可以頓名也其次不眦於陽則眦於陰其性如火日之光而無不照也而稍速則眦於陽者也是頓也其性如金水之光而無不照也而稍遲則眦於陰者也是漸也則皆次如生知者也傳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以其學而言曰性曰教以其候而言曰頓曰漸回其頓乎參其漸乎然而孔子立教頓非所以也孔子立教必以漸焉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中庸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其列誠之目五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顏子之照鄰於生知矣而

夫子教之必曰博文必曰約禮及顏子旣見卓爾而追思得之之功歎以爲循循然善誘人則夫子立教不惟頓之以而惟漸之以亦明矣茲曾子而聞一貫者惟子貢而子貢之言夫子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以實則顏淵子貢賢於陸王以迹則陸王賢於顏淵子貢且夫由顏淵子貢而至陸氏是千年而後生也由陸氏而至王氏是數百年而後見也古今學者不絕於中則漸之所磨以就者多也漸者上不至顏淵子貢而上不至欲從而末由下不至下愚亦可攀援而幾及是故程朱之道爲接於孔孟之統者惟其漸之足循而尚世無獘也且夫頓之所得者心悟也悟心之妙上智之所難

明令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明則中人不得與焉矣爲其德之弗明也而教之以明德令以德之不明而絕於明之望也則其於教亦反矣故聖人之教如天陸王之教亦如天聖人之教如天云者蒼蒼然東面西面南面北面立於地而無不見也陸王之教如天云者天不可階而升則將永爲凡民焉以沒世耳矣雖然成陸王之過者孟子也子貢之稱夫子曰夫子之不可及者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公孫丑之稱孟子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公孫丑之言則適得孔子之意而孟子引而不發余故曰成陸王之過者孟子也孟子學乎孔子而歪其統陸

王學乎孟子而流於佛夫孟子於孔子不可謂有二道也而其流已如此則百家所從分之異路往而不返何怪其然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孟子之言也而陸氏之學執之以爲之術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亦孟子之言也而王氏之學執之以爲之術陸氏王氏學乎孟子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奚遽入於佛入於佛者非允蹈之也說不免焉大

有官而後有職有職而後有事事舉而職修則立之說也爲思言之也今其言曰墟墓生哀宗廟欽敬是奚待於思乎而先立之义非也直指心體先立乎此然後下學若是則知行之序已倒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程子以知至爲致知之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知終爲力行之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此學之終始也知食之足以已飢而後農夫耕稼以繼之知衣之足以禦寒而後紅女織紝以繼之陸氏基址之說是也惜所以爲之基址者非也先行而後學以補其知故曰其序已倒也且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中庸之恉也明乎心而無不明而無事下學者佛氏

之教也若夫明乎心而猶有未明猶待於下學此陸氏之捌言本於佛氏帶果修因之說非中庸之指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道心並舉爲辭者堯舜之言也程子之言曰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朱子之言曰道心常爲主而人心聽命焉二子之言一家之說耳今王氏於程子則是之於朱子則非之是乎所是吾旣知其是矣非乎所非吾亦知其非也嗚呼是所謂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將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也道心卽天理人心卽人欲道心人心不容並立故道心常爲主而人心自聽命焉今其言曰人心之得其正者爲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爲人心安有天理旣爲主而人欲復

從而聽命嗚呼是欲明人心道心之非二以就其轉識爲知之指直所言之迂晦有不可解耳儒者之於心也見爲二而主於一見爲二故有聽命之說佛氏之於心亦主於一而見爲一見爲一故有迷悟之言王氏之於佛則可謂同與甚佛之教端末雖異於儒至其論心之要退藏安舒一貫精妙微審非聖人弗能辨也然則儒何以不由之固不可也且夫王氏之學既以全乎佛而又必混於儒全乎佛而凡說之羽翼乎佛者吾不復闢焉混於儒而凡說之冒乎儒害乎儒者吾方且論之人之情有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七者一有不節則失其中失其中而人心肆焉矣故曰有所

亾有所甚直情而行之也聖人者動而處乎中賢人者非而合其中故曰雖有上聖不能無人心惟退而聽命焉斯發而中節耳且夫動而處中者眞不數數也古者謂之天而不人今欲以此爲學者率使天下法則是性無三品也夫不攻性之有三品者亦孟子之過也何以明其然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爲堯舜云者是瓦石亦有佛性之說也以實言之孔孟及佛及陸王其等不同其皆得乎性之上也同惟聖人知人性之不能皆上亦不皆下故不敢爲高論而恆舉其中焉者以爲教此所以爲中庸也孟子陸王則不然以己之資謂人亦必爾雖曰誘之以使其至而不顧導之以成

其狂故糲於孟氏之門檢押斧械箴如也攀龍樹鳳冀以揚之謚實矣陸氏方河汝而天踔其御心猶役奴隸也然闢訟發明止於心之精神一語可謂卒矣及至王氏一傳而離再傳而放不亦宜乎故自孟子陸王至今遠或千年近者數百年而不聞復有孟子及陸王者則孟子及陸王固自由天授爲夫以千年數百年而止有一孟子陸王則是孟子及陸王固不能人人皆爾而孟子及陸王必謂人皆可以爲己者其意甚仁而其實固莫得也則皆過高而失中爲之過也陸氏王氏其取於孟子也同其流而入於佛也亦同而王氏之失彌甚惟其人心道心之辨挑之者堅也吾爲辨其異指其失

而其是亦出焉無任來者醫乎以智尊爲雷同也夫謂心惟一心非有二心佛氏之指不可謂非妙契也斯而析之古今之明吾未見議之所止也吾嘗致思焉而略能語其故矣夫所謂一心者與生俱生人皆有之然囿夫之六合之裏四方之內往古來今放而不知非者幾千年矣堯舜也孔孟也程朱也是廸明者也若告子若老莊若佛及陸王亦克尸而享之因號而讚之是故尊言之曰道心實言之曰明德要言之曰仁質言之曰本心徑言之曰生之謂性悟言之曰本來面目邂逅於墟廟而謂之基址省識於親長而謂之良知則皆此物也則皆常親覿而有之也顧孟子以上所覿者有四端

之物也告子及佛所覰無一物者也故一以爲義外一以爲一絲不挂也是以其說不可由也孟子所覰告子及佛終身不覰告子及佛所覰數千年覰之者未數數也陸王者有以及於告子及佛所覰矣而又望見聖人而未審故猶影響未底於眞也雖然又有辨孟子言本心云者指道心而言之也其言放而不知求則人心也人心乍出乍入實止一心也宋有女子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曰是孟子也殆未知夫心者邪夫心則焉有所出入邪程子聞之曰是女子也雖未知孟子邪其殆庶幾能知夫心者也夫心固不可謂有出入也女子者習於佛之學直指夫道心而因蔑其人心故謂心

無出入也程子之意則謂出入也者以操舍而言之也心固無出入也心之在人名實昭然然自佛釋氏以來至於今儒者辨說百端卒未有識其爲何物焉者昧昧然罔罔然蓋數千年弗著弗察焉也故或以體言或以用言或以合性與知覺而有其名其言心之名象精至於此而止矣而卒莫能著其實相爲何物焉者是故達摩欲安之而無可安神光欲覓之而不可得阿難七處徵之而莫能定皆同此昧昧罔罔焉耳吾嘗深體之夫所謂心無出入者謂肉團心也彼析其義而未得又以肉團心無出入其言近癡非精妙不能動人因誣以被之神明之心而謂其無出入欲使人尊之以爲至道

之所在莊子之若有眞宰而不得其朕也蘇子瞻之凡思皆邪也子由之本覺自明也文信國高景逸之放大光明也皆同此昧昧罔罔也是故女子及王氏所見無以異此而世之小儒方將掀其唇而吹其燄是烏足與語眞知之契乎是故心之爲號一言者實體也而堯舜二言之何也曰儒與佛所言心皆謂神明也神明有出入則有人心道心之分而佛氏直指道心因誣謂無人心遂誣謂無出入甚而竝心亦誣之謂無而相與苦守一空而尊謂之曰眞如嗚呼此非聖人從容中道而不得因歧而迷惑之至如此可憐哉其莫有覺而已其迷者也堯舜孔子以道心人心出入言之其爲解至確

而其爲方甚密惟不敢忽乎人心也有人心而後有克治有克治而後有問學有問學而後有德行勤而後獲及其獲之也貞固不搖歷試而不可渝若夫所謂一心者轉乎迷悟而爲之名也轉乎迷悟而爲之名轉者一其不轉者又一也頓悟者廸乎悟而爲之名也廸乎悟而爲之名悟者頓其不悟者頓不頓終莫可必也然則所謂頓者未嘗頓所謂一者未嘗一也雖然此其大介也若夫彼學行業名實之所立又非小儒麤學所能歷其藩了其義也吾嘗學其道而略能語其故矣蓋彼所謂頓悟云者其辭若易而其踐之甚難其理若平無奇其造之之端崎嶇窈窕危險萬方而卒莫易證其象

若近其卽之甚遠其於儒也也用異而體同事異而致功同端末異而冇乎無妄同世之學者弗能究也驚其高而莫知其所爲高悅其易而卒莫能證其易徒相與造爲揣度近似之詞而影響之談或毗之謂吾能知之或呵之謂吾能闢之以是欲坿於聖人之徒而以羽翼乎大道也而其說愈歧矣夫惟不能無人心故曰危惟不能常道心故曰執今曰道心之外不可增一人心也又曰天理在吾心本完全而無待於存也嗚呼談亦何容易邪未嘗反躬故其言誣未嘗用力故其言僭而不可信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則告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今曰學者但明理理純則自無欲嗚呼

爲此言者是非勝於堯舜孔子也不辨乎此則天下之眞是何所定哉自記云此仍郎原道本論之恉但韓殿所闢特佛之羅其失人人皆知在今日無容更言吾所闢爲佛學精微宋明以來學者之做在此雖非今日切害然吾以今時漢學羅末之轉步必入於此故豫爲防之其兩引孟子固以陸王公案所在亦本程子言孟子才高學之恐無把柄意揮發之如此首尾一綫貫穿但行文太播弄恐不爲人所察聊復自言之

天道論上

自開闢以來宇內一切成毁之數靈蠢知愚貴賤事爲推遷之迹孰主之必曰天主之矣噫是何異齊東鄙野人之談不經至於此也夫宇內一切亦但人之所爲耳彼天其何權之有且人生而能食卽敎之言旣長從師而學焉行能伎藝日

積月累以至於成人受室而又生子焉子既生而不免於水火則以爲父母之罪可知成毀之數一一皆人之爲獨委於通塞妖壽則歸之天以其明明可知者託之人而以其冥不可知者屬之天政以天無所知可藉以遁吾說而誣之云爾豈眞天主之哉且天嘗生水矣而氾濫中國地失其性民失其居微禹其孰平之又嘗生山矣而艸木鬯茂禽獸狉狉微益其孰焚之非特此也播種以爲食蠶桑以爲衣範金合土以利用自城郭宮室倉廩府庫以至兵戎禮樂凡衛生之經養生之具無不待於人而天無能爲故曰造化之機人執之謂天主之說不經之談也天之用其賚於物而湛於民之心

志者莫神於艸木之華實及雷雨之奮盈矣不知物性自有常皆理之固然耳非有司於天而後然也今鳥獸之孳尾不以爲天之功至艸木華實獨曰造化何其不知類也又況氣機感召人固有操其休咎之徵乎哉抑吾嘗見夫世之人矣其淫辟罔邪才力機械者其生世也靡不遂意焉此非天佑此人而福之也其人所自爲者有以自取之耳矣其潔身服義蹈道秉仁者其生世也靡不酷臨焉此非天惡此人而禍之也其人所自爲者有以自取之耳矣意者天非不欲有所奪有所予也不能有所爲而無如之何耳世之昧者乃好言天疾痛慘怛勞辱困頓必仰而呼之則吾未見天之偶一應

之也又其甚者自有天以來凡纒度之高卑璣衡之運轉星辰之贏縮日月之薄蝕人以其術占之天無所遁其銖黍至人之所爲千端萬變天固不及周知而盡識之也且夫國之所以廢興存亾者天也而聖人悉舉而歸之於人曰一人僨事一言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論衛靈公之不喪以爲仲叔圉祝鮀王孫賈三臣之功則聖人之不恃天亦可知矣傳曰天道遠人道邇又曰國家將興聽於人將亾聽於神武王之數紂也曰謂己有天命此言天難諶而不可恃也夫聖人之智其必有以知之矣

天道論中

天不能以其權有所爲於下於是非得王者而畀之故孔子作春秋王必係天有所爲不敢曰我爲之必曰天工有所賞不敢曰我賞之必曰天命有所罰不敢曰我罰之必曰天討於是天向所欲有所爲而無如何者一旦大伸其所欲旣暇適無事則惟日以其蕩蕩者運轉於上而已不勞焉噫天亦黠甚矣哉王者旣受天之命日夜焦思不甯旰食已乃憬然悟曰吾獨柰何爲天之所紿而不知法其所爲也乃亦非得宰相而畀之於是王者向所勞形瘁力而無如何者一旦大獲其所欲旣暇適無事則惟日以其穆穆者端拱於上而已

不勞焉噫王者亦智甚矣哉三者以一人統天下其事博其務繁於是而苦且勞焉宜也彼宰相之所任盍分而輕矣而亦必求賢以自助何也不知德大者其所統亦大統大而偁其量斯舉矣德卑者其所統亦狹統狹而不偁其量斯盈矣傳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此其分也然則廣狹雖殊而必皆得人以分其任則一也由是布衣韋帶之士亦皆有天之權在其身而不可忽視臂爲身之所使而臂又必使夫指焉豈得謂指非役身之勞者乎何以異於是居室者棖扉几案牀榻簾幕枓盂必備一物不備則缺而不完數物不備則室陋而不可居矣輕士而謂爲無與於天之權者是陋室

之風而不睹富者之備物也是宰相之智也故宰相得而王者之事畢矣嘗堯舜之時天下未平以不得舜爲憂舜既受堯之天下又以不得禹皐陶爲憂自是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桓公之於管仲皆非得而卽以其權畀之彼三聖二賢者非非忠於天之事而爲此也彼誠慮權無所寄則生人無以憑依而走呼萬類失理則世將至於欲有所爲而無如何也吁其亦危甚矣天下嘗有言曰爲君必法堯爲臣必法舜已而其事不必然而亦治焉則世必以爲衢言矣又嘗言曰執其權則治失其權則亂已而其權失而果亂焉則世必以爲諒言矣是故堯舜之聖與後世之中主同治惟在不失

其權而已失其權則雖欲法後王且不可何况堯舜哉

天道論下

或曰子屢言天之權敢問何指也曰其事在洪範謂三綱九法兵食刑賞之類也然則何以不及禮樂曰治天下之本在於安民安民之道以實不以虛以疏不以密以彝倫安之以兵食安之以刑賞安之而猶慮其血氣彊梗以思亂也又爲之禮樂以柔之其意則可謂密與然而一日無彝倫及兵食刑賞而國已至於亂焚弃三代之服器其於民生之治曾無毀於毫末故彝倫兵食刑賞無古今而禮樂有古今者知其非經常之道而不可久也且夫天下之治得其序則安樂其

實則順故禮樂卽行於彝倫兵食刑賞之中而不可別於彝倫兵食刑賞之外失其本而使民疑之人之情一飲之間而至於百拜此豈復有眞意存其間哉眞意不存浸入於僞而懸作矣是禮樂本欲以化民而適以生其詐僞豈非啓之爲害邪故嘗以爲禮樂者但取其順時以塗飾其民雖叔孫與周公同聖可也而非天之權之所先也彝倫及兵食刑賞則不然由夏商以溯黃神同此天也同此民也則卽同此彝倫同此兵食刑賞也由黃神而歷之億千萬年之後同此天也同此民也則卽同此彝倫同此兵食刑賞也故民之所賴以生卽天之權所託以重春秋之世不幸而失之當是之時亂

臣賊子弑逆弑奪搶攘橫決是非僭差諸侯擅伐兵革日興故春秋書侵六十書伐二百滅與一百二十有二其他反常而敗道者不可偏舉豈非天之權無所與託以至此與夫天嘗失其權矣幸得三聖二賢者有以贖之乃今又以失見告焉孔子生於其世而不得位目睹其權之失而傷之以爲吾取之而疑於僭不取則生民之害未有已也吾姑拾取其義焉而筆之於書以付當時王者當時王者不顧則留以付後之王者俟嚮相付終必有王者起而受之而後天之權有所屬故曰春秋王者之事也湯曰一人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伊尹曰一民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

天之權一失則人必爭取之堯舜固取之矣湯武取之以兵孔子取之以書及至戰國孟子取之以辨取之以詩取之以辨者不得實行其權也而其大義則懍然不能親揮之聖人之心與聖人之治舍彝倫及兵食刑賞則何以安民哉 自記云此係少作染心老莊淺陋遂見以禮樂爲後見非有識久而自傷　姚姬傳先生曰酷似明允

用人論

世無屯難得人斯濟退無隆平之賢則亂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如齊文宣晉懷愍是也故人主之職在擇相相臣之職在爲國非人而已然天下惟才大者能用人才小者不能用人故人才之進退視其相臣之才之大小夫人才不易得尤不

易知自非上聖通徹其性莫不各有所蔽或持論如照所試之於用則不讎或知勇足備而相其言貌則可忽或任幾細而有餘及歷之大體而不識或當平時而贍給及試之盤錯而罔功惟在區別得宜付授當器苟或用違所長非止但形其短儻能合以相濟亦與全才無殊故非英知不足以鑒而實之非雄略不足以信而任之故見賢而不能舉者厥名為慢好善而不能用者其弊也亡又若猥庸之輩媚嫉之徒或恃客氣虛憍則愎諫而護前或貪小利喜近功則甘敗而忘害或自不達幾宜則怒其異已或慮不能駕馭則畏惡其能易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詩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凡此皆

用人之失也然而人苦不自知既莫不各謂已能而知人又不易復莫不各謂已能知人歷覽史策得失昭然方其自雄牢不可破故善用人者驅常人於君子之域不善用人者陷君子於小人之塗驅常人為君子化無用為有用也陷君子於小人化有用為無用也故人才之衰造物靳之者半庸人壞之者亦半竊嘗思之有用人之宜有取人之法有馭人之道治平之世必先攷行誼行誼彰而風俗成危亂之際但取其才猷才猷展而艱難濟然術詐情貪雖云可使而才亘性劣亦在必誅如賀六渾栁公綽則天皇后三人之馭馬可以法矣至於取人之法必先器識不尚文藝故曰日誦萬言何

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歷攷古今通人之論莫不如是彼黃允晉文經隱蕃暨豔張昌齡之徒固無論矣卽荀悅著書持論精切洞鬬興亾之大論者猶言其應敵設變以制一時之勝其才不足辨也魏元忠曰陸機論能辨亾無救河陽之敗蕃由是失寄七札不濟鄢陵之師覽劉曉辯謙光沈旣濟楊珩陸贄奏疏可以知用人取士之在此不在彼也嘗觀孔巢父之宣慰朔方也旣使懷光復叛而已亦被殺豁汝無用若此杜甫李白猶交推之則其餘可覩矣若夫馭人之柄惟在賞罰吝嗇慳鄙則無慈仁而人情不趨濁亂靡濫則無義制而恩不感物小過不舍則煩苛以生其離沮大罪反脫

則失刑而不足止姦又人性不明則必好察既好爲察必自謂明不明則照有不通好察則多疑於物忠讜之士疾之如仇不讎之言屢售不聞君子日遠讒諛日進讐掘根燋土而非苗稼之長也不可得矣高泰謂苻堅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自記云此少作效陸宣公體

周公論

凡人之智皆自見有餘不見不足惟見有餘故氣盈驕惰不見不足故進道益遠是故德不修而不知其闕也學不講而不知其蔽也聞義不徙而以自適也不善不改而以自恕也

習與讒諂面諛之人居而無由開其悟悔媿恥之萌也此在質性非良材智不美者猶且志得意滿恣睢狂行以長厥傲而況其才智稍稍有異者邪其自賢也必益甚矣唐柳公綽有廄馬蹄殺圉人公綽殺之人曰良馬也公綽曰材良性劣雖良何用由是言之人之性不良而材異於衆者皆不足賴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衆人之見但貴才美而不知聖人方懼其爲棄人之識固相遠哉且聖人之愛名與衆人同然聖人之名久而益親遠而益信衆人之名但邀譽於庸夫無識之口而無當於君子之論此無他聖人愛名則勤其實衆人愛名則劫其號取舍

之途別而所以報之者亦異則胡不一反而觀之也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由此觀之周公於一日之間其所爲僾其體肆其意者亦幾耳惟自以爲不足也故勤己以自濟向使衆人當之則豈不亦高枕而有餘乎哉天下大矣其事亦衆矣卽聖人之智豈能周知而無遺周知矣豈能一人爲之而足辦故自古帝王以及公卿羣吏莫不非賢以自輔其才大者其用人必廣其才小者其用人亦隘惟忮狹庸鄙之夫則非其私昵容悅之人不任豈無懿美英儁之士彼智不足以知之而性不足以狎之故棄之而不顧也傳稱周公見士

下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吾意當世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而足取爲禆益者哉然而周公見士之勤如彼者非博好士名而徒以虛禮下之也發於其不自足之心而成於不驕之德故傾其飢渴而不能自已焉嗚呼世之君子其法是哉

韓信論

孫武其言兵之雄乎韓信其用兵之雄乎二者皆被不違兵要余陋夫蘇洵之論孫武也以其術詰其事如舟人爭港喧號囂呶不離故處而自謂得傻空極洵之智至吳起而止耳韓信而止耳其能有以大遠於武耶取果實者枝枝而落之箇箇而掇之不可爲易矣及叩本一振然後風擧雨散灌如

未生此聖人之兵所以不事陰計術謀而自無敵於天下故曰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偏材之徒祕爲異術密機是徒知兵之爲陰符而不知用兵之有陽勝也夫用兵者必先在審天下之勢而後行之以無窮應敵之謀如是而已國子之論齊也曰秦得齊則權重於天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其用之者過也當楚漢相距於梁碭之際天下之勢在韓信信爲楚楚王爲漢漢王蒯通以爲與爲人而王毋寧背漢而自王信不能用卒助漢以滅楚而已亦隨爲漢所禽其事蓋與六國之齊同失或曰六國之齊其立國也固且秦不得四國

其勢不能遠及齊四國並力雖足拒秦然不親齊則力不厚
計不完故齊之勢常重於天下若韓信與楚漢才均勢敵其
用兵之道無以大遠於項羽高帝借使信自王楚漢交伐之
吾恐不能一日安枕而臥也信之智其及此矣曰惡有是哉
當劉項彊弱未分天下人心未有所定鄉使信據山東之地
乘百勝之威以天下分地招布越之倫而將之奉廣武劘通
以爲之謀主扶義仗信以綏定其民阻河爲固坐戰劉項以
待其敝不出二年漢必先亾漢亾然後集羣策以制項羽安
在不可南鄉以成帝業而一天下不知出此而姁姁婦人之
仁狐疑自敗吾故曰若信者用兵之雄而不達兵要者也後

之論六國者徒咎其不能合從以拒秦而不知齊之勢可以爲六國之從主而不知自用是可惜也無經事之遠猷而尋於兵兵雖巧所勝幾何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夫用兵豈特爲治國者之奇哉抑亦爭天下者之末務焉史偁諸葛武侯用兵非其所長不知者復從而爭之是皆不得爲知言夫不長於用兵而長於審天下之勢乃其所以爲武侯也與

自記云先子有言淮陰爲人亦非始終有恆者武涉蒯通之辨際漢王窘困之時而淮陰不爲稍動豈盡忠信哉蓋束於漢之假王耳於此方知躡足附耳之功大也此可謂闡微之論若樹此文爲蒯徹助波耳其實仍即本信之所以教漢王者若太史公贊語雖若莊論而曰天下已定云云謂其失之於未定之時耳言外之意可尋味也

荀彧論

易鼎之二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夫子釋之曰鼎有實愼所之也嗟乎此先聖後聖所以傳心而獨得言外之意與人情闒茸無能固不知有所謂實之說矣及其才足幹時而汲汲然思一試於用而以名世焉此其意亦無惡於天下而卒之身喪名辱爲天下後世戮笑非其才之未美而其識之不精也聖人無不復論之矣三代而後惟諸葛孔明爲能不悖於義耳子房景略其於伊尹之志抑有閒矣然猶能我仇不即彼文若者豈可同年而竝語哉司馬溫公夷齊桓於狗彘先荀或於管仲可謂謬妄失實悖於是非之談矣其言曰彧佐魏武以亂爲治征伐四克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夫

當魏武之世肯臣之治果能及管仲之烈乎征伐四克果皆出民於水火乎且天下固漢之天下也而又誰有其八乎是魏武終其身不肯篡漢而溫公固代爲篡之與操欲取徐州彧實俾高光以例其事而溫公以爲史氏之文是猶以獨掌蔽日而欺天下以無明且溫公以彧舍魏武無事而有興漢之功若是則彧又何以死爲也許其死漢爲仁則不得以事魏爲是或曰彧固未嘗臣魏也其所帶侍中尚書令政漢官耳彼惟不肯臣魏故以一死明節夫君子見微知著以彧之明而不能審魏武之行之所極何以爲智者借使管仲於九合之日仰藥以死其得爲忠於糾乎此又不通之論也嗟乎

由戓而類之則爲杜欽谷永由戓而降之則爲揚雄劉歆由戓而極之則爲王偉張均張垍夫本以輔世安民之學而卒與亂臣賊子同科豈非講之不明而守之不固哉是故君子必自重其身以待大有爲之君之致敬盡禮也其尊德樂義不如是不足與有爲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若謂亂離之世非一道所能定而因以苟且藉手爲教盜穴牆之謀則亦爲盜而已君子亦惟於貪權藉勢之私克之庶知所自立乎自記云荀文若方望張定邊亦爲無才而皆昧於正以視伊望子房武侯何如千載下自有定論非以成敗論英雄也而李太白亦不可恕矣

魏武論

董卓之亂既遷車駕幸長安而自屯洛陽於是山東義兵並起推袁紹爲盟主魏武爲紹謀欲其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而令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術率南陽之衆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爲疑兵示天下形勢此所謂形格勢禁之兵也張儀教秦伐韓酈生袁生桓將軍之勸沛公與吳王者皆是謀也當是之時諸侯形勢兵力皆足以制卓本初庸才不能用以致敗論者謂袁曹之所以興亾者已兆於此不待官渡之日而後決矣以余論之其失猶不在是夫魏武之爭天下也非徒知兵在能審天下之勢而已獻帝爲李傕迫於曹陽沮授勸紹西迎大駕挾天子以

令諸侯紹不從其後魏武行之竟如所策由是知取天下者不在知兵在能審天下之勢而已不然魏武之力足以移炎祚而卒不之取豈誠憐漢室博虛名哉夫亦以羣雄之未服妄假寵靈而不可始禍以來衆敵也諸葛武侯謂其不可與爭鋒者職是故哉故魏武欲篡之志當時皆有之而魏武不取之習他人有不能忍者矣及夫終不可得託爲高言以文王自況曰天下若無孤不知幾人偁王幾人偁帝此非欺世以矜其忠乃其以英習自許云爾鄉使袁紹用沮授之言其廢獻帝以自立也久矣何則以紹不知迎帝則迎帝必廢之以自立其理固至明者也夫以獻帝之弱諸侯之恃其勢皆

不足以自保魏武以命世之才獨步於時惜乎未有大德者馭而用之遂使成其篡竊之志爲古今僭逆倆首此其遭逢之不幸也夫（毛生甫曰潛氣內轉最行文深妙處）

孫權論

夫不能盡時人之器使者不能來天下之士天下之士不來則其所甘以爲忠已者非煬蔽於囘衺卽結知於賈販廝兒而已孔子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此言世主不能恂賢而賢士如鳥之翻飛而去也且賢士不可以常人遇而又瀕多疏遂羈旅窮困不得志之人食之不能盡其材使之不能當其用知之不能諒其衷此士之懷奇不遇者所以上下千載

而流涕太息於知己之難逢也孫權爲人其才品略亞於魏武蜀先主獨其與人之忠任人之壹使智能之士得展盡其意而無憾於心則雖高光猶有慚色雖當日張昭虞翻陸遜亦加貶怒而悔悟旋開覩魏武之使人束縛之馳驟之刀鋸斬殺日隨其後者有間矣觀魏武之戒曹彰曰在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而權於諸將分雖爲君臣情親猶父子由此論之夷險之迹居然判矣且以孔明猶有不能得於先主而權於羣下之謀不遺一策覽責諸葛瑾等一詔知其識用之所至矣鄉使權能以天下爲重不爭荆州尺寸之土而約好於蜀使關羽將荆襄之衆以臨沔陰諸葛起西川之兵出斜谷

臨渭南以窺長安權自起三軍一軍出瓜儀以搖淮泗一軍出濡須以逼合肥一軍竝海遵瑯琊而擾阿鄄彼魏之君臣備多力分雖有呂尚不能善其謀矣不知出此而區區於荊州一方西絕於蜀北親辱於曹丕且專有天幸先主伐吳使當日諸葛在行彼陸遜者烏能逞志於夷陵之一炬哉蜀勝魏從而伐之吾見吳之亡不待庚子歲也以此論之蒙遜之才下魯肅遠甚使肅若在必不出此史偁先主以周瑜所分之地不足屯軍曰請權求都督荊州周瑜上箋勸權留備不遣權不從吾以為此必魯肅之意非權所及也雖然使置此不論而專論其任人則固可賢矣甘寧困於黃祖三年祖以

衆人畜之及歸吳權一見禮待同於舊臣嗚呼猶令人想見其君臣之間而思爲之用也

諸葛武侯論

士有爲常人之所奇不如爲奇士之所奇夫奇士之所奇固非常人之所能奇也若夫奇士又不能奇則惟聖者知之而已諸葛武侯身未離隴畝豫定三分天下論者奇之比於神明余獨以爲是何足爲公奇邪夫審天下之勢先定其規模以從事智畧之士類皆能之如司馬錯之伐蜀商君之徙魏范睢之畢六國韓信之策項羽甘甯魯肅之圖荆州黃權法正之啟漢中羊祜司馬昭之謀吳下逮李綘之算淮蔡王朴

之平江南古今若此圖定大計者不可偏舉是何足爲公奇邪吾觀諸葛之奇也則亦惟其無奇者不可及耳以道正己以誠動物事理其本治遺其名身沒之日廖立垂泣李嚴致死百姓巷祭乃至千載之下覽公之事蹟者流連感泣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豈以奇致之邪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於諸葛見之矣或曰諸葛自比管樂而子擬之聖者毋亦過與曰固也非世所知也彼其意蓋欲爲禹稷矣而不獲則降而爲伊呂又不獲則降而爲管樂夫其屢降而求其匹正其故卑而不可逾非如世士以虛憍而僭竊德以

鄙伉而冒英名所指逾高所履逾下樂不足道也乃若管仲之相齊功烈亦誠偉然今讀其書攷其行事不過曰論卑而易行耳且其分財多自予則以貧賤而損其節三歸反坫之僭則以富貴而濫其心由是以往其所措施可知矣仲之言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由今觀之仲之相桓安在能踐斯言邪故孔子於管仲則譏其器小而程子於武侯則儗為大人豈不信哉曹魏時何晏鄧颺元魏時之崔浩唐之王伾王叔文等皆自比伊呂管葛卒之或殺身赤族或身敗名戮此乃世之所稱奇士邪而其識已若彼然則苟不囿誠仁達天德者其孰能知夫人之所至邪武侯既歿

司馬宣王按其屯壘觀其置兵之法詫爲天下奇才夫應龍之上下於天壤也飛騰隱見雨降雲升變化俄頃澤及萬物而莫測其神之所極而地上之民方且觀於沼淵非其涎爪蟠泊之迹以歎其奇不亦鈍乎

狄梁公論

嘗謂狄梁公自是一時偉人其仕僞周也實爲忘恥孔子之論君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則不入也武后之毒虐淫醜世謂之無雙則梁公之忘恥亦與之爲無雙焉也已孟子之論伯夷柳下惠也曰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思立於惡人之朝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君子以爲隘栁下惠不羞汙君援止而止君子以爲不恭夫君子之論人無故從其刻亦不可不覈其眞以持其平夫栁下惠之爲和不過不恭耳而能不流下易其介則與伯夷無異也平心而論彼梁公之仕豈亦有不屑不潔之念而出於不恭乎哉不過饕榮以忘恥已耳當日其從母崔氏已屏絕之矣故梁公之可議倘不得與管仲楊雄蔡邕荀彧杜欽谷永等之仕莽黨曹藉梁懷諠者等何則彼操莽卓猶特異姓之賊臣耳武后身爲人妃妾爲人母而瀆易姓改步毀唐宗廟殲唐子孫復欲奪其子之天下以與姪其淫醜比之晉文妻懷嬴而更甚其毒虐較之莽操而更兇嗟

乎此乾坤何等時也徐敬業一檄數之已盡而梁公宴然仕於其朝徒以小忠小信小節固寵邀名爲自免計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彼其與張昌宗等輩而兼之也如同蛆蟲處溷而茹穢不咽以明潔將以欺天下萬世皆無人乎近閩人鄭兼才吳江顧汝敬之論李西涯也皆引梁公爲比此擬非倫也夫西涯病不能去國耳非入仕始終全犯無恥也兼才以呂夷簡之不去章獻太后爲比情事尤不類汝敬謂梁公委蛇幹濟薦進忠賢卒成反正之功古大臣純心爲國不屑屑計一身之毀譽世之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或多訾之此雖似篤論而猶未離乎衆說也夫梁公惟不能使

武后反正而誅諸武也故薦張柬之等也譬如以二飲器一盛糞穢一盛清酒而置酖其中自飲糞穢而推酖酒與人以爲與人忠則不忠也以爲恕則非恕也以爲智則非智也以爲自潔則非自潔也卒之五王與漢王子師同禍則梁公貽之也且事有大幸梁公前死亦安能必柬之等異日功之必成使柬之等不幸而陷竇武何進之禍武后竟不反正武三思竟禪唐祚不知梁公何以藉口塞責於地下而負天之功以爲功邪易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所之不愼吾爲梁公惜其實也雖聲名烜赫耀豔千古久而論定要不能解其忠恥善乎汪文端瑟菴先生之言曰呂夷簡無甚可取太邱道廣究

爲名教罪人梁公非純臣甯使唐亡社稷不可使千古有三臣王陵所以軒輊平勃也若不善用其恥則與無恥者何殊原涉家人寡婦之說正謂此也卓哉茲論袞鉞斯昭矣夫梁公之迹既可議而心亦無可原柳下惠以和不恭爲行充之將使天下盡爲馮道故曰君子不由以非義也惠和如展氏之聖非義且不可由況梁公乎吾是以嚴而立之自記云出入往復揚推非常秋風鐵笛朗朗入耳不作游移兩歧之說

續天道論

凡人之所以敢肆其惡者由昧於吉凶禍福感應一定之理而無所忌憚也故當其兇邪發心不特空論以理所不可莫

能禁卽竇告以若此所行不旋踵而凶禍立至亦不顧饕貪毒脯果腹鴆酒止渴不能自克也凡攫金於市殺越人於貨陵暴滅理昔皆是也此固至愚極悖之戮民若一二稍有微明者猶知計較忍而不敢遂所恃吉凶感應之理不爽也及春秋以來天道不爭於小人刑政又偏陂不平人理日陵夷泯亂樂弑逆大惡悖虐殘賊之夫每多安然無恙富貴壽考與吉人無異然後向之稍有微明而不敢遂者亦疑焉始爭起而效之矣當是時是非之理全爽善人無所恃以自立凶人無所忌而日以得意世界否閉壞亂已極甚有言欲勉彊爲惡以順天者矣雖爲惡者亦未嘗無報顧其分數多寡大

小慨不相敵老莊之徒審觀而熟計之故誦言之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聖人亦知之而不敢言故不答南宮适及司馬遷作伯夷傳乃獨以之發憤何其見之晚也總之大惡不必報大德亦不必報天道冥漠無情無知無思無爲本如是聖人既以悲天又以憫人故慨憂之而欲以易之所謂幾諫也然亦徒託空言齎虛志卒莫能輓之蓋數有窮處則聖人之術亦窮無如之何矣雖然數之所在聖人固不能逆理之所在聖人終不可越不得已而思其方以自處惟盡其理所當然而聽其數所不然居易以俟而後無入而不自得以爲人之道必如是始盡耳非以理敵數而必其能轉之也小儒不

察姿以學道修德爲立名之私旣隘而不中理愚人乃欲以積善望報抑又惑矣聞嘗深非聖人之本心蓋欲爲大舜之底豫而不可必也然且孰諫不聽撻之流血而不敢怨竭力供子職而已且聖人明曰立人之道固别於天之道外而分立一道于思子所以謂之參也若人與天本合爲一則何以曰參又何以齟齬參差迥乎不齊如是也惟聖人分立其道欲參於天以非合是以汲汲百年如臨深如履薄急與之角而不暇以爲苟人道一毫未盡則不得以誣之於天或失則譏或失則怨以比於不孝嗚呼此大舜之心也蓋旣不爲南宮之拘滞亦不爲司馬遷之怨忿亦不爲老莊之局外睨視

而無經綸之用此所謂人道也别於天道之外分以非合之道也若陶公形神詩其意見不出老莊境地尙不肖佛氏之行願而何以希曾叅之彌縫也自記云舊爲天道論三首見者皆不肎茲復推以詳言之如此其理終爲未圓葢理亦自然而本於天者也非聖人師心自刱者也但以迹觀之似爲專屬耳

原天

蒼蒼者其色也運轉者其體也天也而非天也必有主宰乎是者而後爲眞天夫天卽主宰而又誰主宰乎天者必於此非之而眞見之㘅㘣其質也知覺其靈也心也而非心也必有主宰乎是者而後爲眞心夫心卽主宰而又誰主宰乎心者必於此非之而眞見之眞見天之主宰然後知畏而奉之

外物不可必安排而已眞見心之主宰然後能制而用之時其方動而固執以誠之莊周疑天曰孰主宰是孰推行是始猶未識夫天也劉念臺不識心非之不得妄爲之說曰意爲心之主宰可謂誣謬失實者也斯二者學問之極致聖道之精微傳其人不待告非其人雖告之弗明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非夫制而用之亦惡能畏而奉之也乎自記云安排出莊子言安於自然而聽其推排也謝康樂詩亦如此用明道言纔有安排便非自然則如後世作布置義出於有心也吾此用莊子本解

原性 三首

甚矣性之難明也在昔聖賢大儒爲說固當矣而小儒怐愗

騎於一偏自開歧見非非思耳矣張子氣質之說即人心道心同實而異名者也然而學者或是之或非之所謂以盆盎之水非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也言哉朱子之言也曰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而不知擇則其本然者不可見而其達於用也或不能無差故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始退而聽命焉竊謂道心者性之善也人心者性之欲也欲之本於性也氣質之性爲之也或執韓子三品之條出於孔子疑與孟子性善之言不合不知孔孟所道同一家之言也何以明之孔子言率性之謂道此善性也其曰相近則

有三品之分矣使非有氣質之殊而何以有上智下愚之別此孔子言性有氣質之證也孟子道性善此性之本也其曰動心忍性則不善之性也此孟子言性有氣質之證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君子不謂性也而佛釋氏雜舉胎身作用知覺爲性是不知作用有善不善知覺有同不同而概指爲性亦見其麤而莫知辨也此所以爲淺陋與

二五之流形也人與物各賦焉顧物恆得其濁而偏者人恆得其秀而全者故物不可移而人可移雖品類萬殊雜糅不齊而人與物之大較固如此獨至下愚之人雖有教之無類

終徇己而不返葢已淪於犬馬之與人殊故聖人旣斷以爲不可移而弟歸其罪於習而不以誣本然之性之善不然上智與下愚遠矣而何以曰相近邪若夫孟子之所謂忍性也忍其不善之性則固欲反其本善之性明矣此湯武所以亦得爲聖人也孰謂人性本惡若無初之可復邪

丹可磨而不可奪朱金可鎔而不可奪堅此可以識物性矣以萬斛之舟置水上而浮寸鐵片石投水卽沈此可以識五行之各一其性矣雖然此五行之性之質而非其用也五行之性之用如木之發生也金之割斷也火之通明也水之潤下也土之博厚貫乎四者而不可離也雖然此五行之性所

自成而非其賦於物者也賦於物則有知覺運動矣然而太之性不同於牛之性牛之性不同於馬之性此可以知其賦於物而恆偏也惟人則不然其知覺也獨靈其運動也獨俊利而巧作故統而謂之曰善其所以善者何也則以其得於五者焉全故能合以為用也故得木之發生而以為仁之性於是有惻隱慈愛之善得金之割斷而以為義之性於是有裁成羞惡之善得火之光輝而以為禮之性於是有威儀動作之善得水之淨鑑而以為智之性於是有是非分別之善得土之敦厚而以為信之性於是有誠篤不欺之善然而又有為惡而不齊者何也則陰陽之毗過不及之差物欲之雜

引誘而遷也是故不及乎仁則傷刻薄而過則爲姑息婦人不及乎義則爲柔懦而過則爲剛暴不及乎禮則爲鄙野而過則爲足恭不及乎智則爲愚闇而過則爲賊害不及乎信則爲詐諼而過則爲果爲硜硜此所以同賦乎性而有善有不善也而於善不善之端又各有剛柔二失若溯其本則大略相近故皆可學以止於善也此性善之原委也

原理 一首

天下萬事萬物皆有其自然是謂之理而自然者出於天故謂之天理自人不勝其欲妄而以己私入之而後乃違反其順正逆其自然故聖人以理與欲對舉爲言而欲人之克去

已私以復於天理之順正也謂之克已復禮樂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又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自古在昔先民相傳之明訓非宋儒刱造之私說故莊子言庖丁解牛而曰依乎天理韓非曰理物之文也長短方圓麤靡堅脆之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以理爲治玉之名竊以此三說者義恐從同皆謂自然條分縷析之謂蓋理之正訓也近世誕妄之徒深惡宋儒理學之名性理之說本不識理又不識古人文法及其語妙乃反據此三說力詆宋儒以理欲性理言理之非顛倒迷妄所謂悖者以不悖爲悖也請仍即此而

分解之夫事理本於自然牛之腠理亦出於自然庖丁自謂已之奏刀以解牛也亦依其自然故曰依乎天理此自其語妙也而戴氏震反以理本牛之腠理不當主事義爲言是顚倒也鄭氏樂記注曰理卽性也此語甚粹而惠氏棟不知其出於鄭氏乃據韓非說謂理爲物之文方圓長短麤靡堅脆之分宋儒不當作性理解亦見其無知而妄談矣且夫理有順義自然之謂也故人之應務處事必避礙以通理而後謂之循理此理在事物恆雜糅嫌疑而人心又多迷妄惑亂故常失其自然而不克明故必聚學問思辨以講之謂之窮理窮理之學出於孔子易大傳此理學所以切於人倫日用而

不可緩而何爲淡惡痛詆之與
庖丁解牛雖曰奏刀騞然而又必曰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易言聖人盡性之事而曰躬行而不流雄雉詩人委心任運而必曰淡則屬聖人達命不憂不懼而孔子微服過宋子路問行軍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與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凡此數義皆所謂避礙以通理也佛學之徒嘗有遇毒蟒猛虎而不避推車直進碾斷師足其師亦不肯避讓既悍然不顧又從而爲之辭曰毒無實性不觸不發既進不退既伸不縮等義如是之云雖似有名理而君子可欺不可罔亦見其害於理也異端之學所以

不可以爲世法要之亦爲二乘魔外邪見大乘正覺無是也自記云近世安廓鉅子既無所知又無忌憚著書痛詆言理毋慮都數十百家實皆惡其害己也肆其狂吠託爲公論以自爲蔑理之地余既略條之於漢學商兌中茲復摘一二則於此俾學者知余非刻論也龍谿李威字畏吾乾隆戊戌進士歷官廣東廉州府知府著嶺雲軒瑣記四十一卷其中不無心得可取之言但大言宗李卓吾力詆宋儒尤斥理學其言曰有宋儒者斤斤然守一理字敬字以道學相標榜惟朱子後來頗自悔故爲不可及按此言誣矣朱子之書始終可攷若朱子悔言理字敬字何以爲朱子乃以此推朱于爲不可及妄矣又曰孟子言仁義禮智四端明明屬於心不出於性而諸儒主伊川之言以四者爲性中之理伊川乎牛特倘理字到此無處安排假把來納在性上彼所謂理者微上微下都使得著何獨以性爲理乎不從孟子而從伊川謂之有見吾不能知又曰理字見於三代典籍者皆謂條理未有以爲至精至完無所不具無所不周爲萬事萬物之祖者也孔門授受不言及理何獨至宋儒乃把理字做箇大布袋精粗鉅細無不納入其中至於天亦以爲即理性亦以爲即理斜於物物非其理凡說不求者則以爲必有其理凡見不及齊

則以為斷無此理從此遂標一至美之名曰理學竟為古昔未開之門庭不亦異哉又曰伊川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夫既自私矣安得理存此可見其於一理字到處攏不來口兩時時流露也愚謂此條乍看似足分伊川嘗曰其實乃誠斷也夫自私固無理在然非理孰別自私自私非理非理以理而顯如南鍼失位經以子午而定伊川語雖似有小疵而義實廣大勝足勿以言害辭辭害意可也永嘉見六祖言次六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永曰無生豈有意邪六祖語與伊川此語氣正相似且如鄭氏曰性即理也而樂記有曰性之欲也豈可曰理之欲邪古人文字多如此發人輕薄不足與莊論也

原神

艸木之華實也為神其蘦落也為鬼原始反終得其情狀一氣而已一物而已是鬼神之可知者如此也顧可知者非能自主有不可知者主之也可知者不能主而世之為趨避以

禱於鬼神者亦見其敝而敬也彼鬼神者特聽命效能於天而已亦惡能加毫末之損益於人乎哉是故禱於鬼神不如禱於吾之心吾之身吾之心吾之身苟盡其道而福來應之吾之心吾之身尚不能盡其道而禍來應之其報應倍捷於鬼神雖然其應也似吾主之其有不應也非吾之所能主之也夫其不能主也由其有不可知也儒者乃謂禍福之幾可恃人事以自主也其敝與禱鬼神也等周內史叔興論石隕鷁飛以爲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由生而惡知吉凶所生亦陰陽之事邪是殆猶未達夫鬼神者也

自記云中庸言鬼神之德極其盛而推之以本於誠乃正言其性情功效之實者耳吾本程子張子之意而原其主乃即微與誠而指其隱者耳鬼神非有二也夫

言亦本孟子屈子孟子曰莫之致而致者天也莫之爲而爲者命也屈子曰囿人命兮有當非離合之可爲又云以管轄對王叔之旨論之叔興之言昭合杜預劉炫所推論雖似有理而失實矣孫之意又非元凱光伯之意竊以易大傳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二句是一串說物只言其有形而可見者變是言其所以然無形而不可見者乃游魂之神也神不測

原靜二首

訓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是知人性本靜凡動皆欲感欲即動是欲也雖感於物亦出於性如仁之失爲貪義之過爲果是也故周子定之以中正而主靜也苟非靜而無欲則不能無失於動不能無失於動則不能無失於性要之以無欲則性常靜而不亂此顏子仲弓之所有事也佛氏猶竊其似而陳白沙乃錮其身以爲閉目守寂之

學譬眡迹以索履其於非足也遠矣

鐘鼓不擊而自鳴則爲妖擊已罷而鳴不息亦爲妖寸莛撞之微風撼之而大鳴亦爲妖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不過其則者聖人之所以慎於物交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將鐘鼓不爲妖而吾心實妖乎 自記云樂記所言概凡衆人而言之也朱子纘周子之蘊曰靜而無欲爲君子之修道者言之也吾引樂記本其大同而言之也孔門非仁之說學者習熟幾同嚼蠟天啟孔壺幸而悟得可於言下會也又大學經曰定而後能靜朱子章句曰靜謂心不妄動故復爲後說以顯妄字之形

原動

學者習論養氣但謂養其浩然剛大之體以塞乎天地而不知其始必養之使不輕動妄動如莊子木雞老子嬰兒之喩

此其功守之在內而制之必先嚴其外故孟子發蹶趨動心之義也吾嘗欲禁止紛飛之心而適值嗽上氣或有疾痛當是時極力定之不能得剋其爲猛怒猛厲之動氣邪然後知孟子體驗精微故其言密切如是蓋不能制乎外而使其氣輕動妄動則舉萃內心亦隨之而動內志既動則血脈張興外睽中僨無以制吾人心使退聽道心之命其失必多矣嗟乎治心之學聖賢皆急爲先務小賢小儒莫知問津亦見其學之疏而不知要矣程子定性書曰動亦定此治心之微言也與

原義

仁包四德爲元善之長故孔子多言仁然又必曰君子義以爲上義以爲質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蓋義者宜也宜時中也時中非權莫執故中權而後時措之宜也苟行不得宜則仁亦爲病如云姑息之仁兼愛之仁又如仁主愛愛成貪皆失義爲之害也仁包四德失義則仁之量虧而未盡傳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同德度義故孟子多言義以是知老子言失仁而後義佛氏尙仁而去義其徹之淺而所以爲異端也吾性多仁而少義見於言行恆疏處而輕無所折衷自以得其天機可以略彼凡迹而不知是未可以經事而理物也聖人精義之學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行乎仁而過中卽失乎

仁中之義矣學聖人之道徒正不如中中矣而無權則猶失之於時故曰巽以行權巽入於理而精以擇之也堯舜曰精孔顏曰擇洙泗之統所以紹夫二帝也彼世智麤疏未嘗講學概曰衆善奉行是烏知必擇夫中庸而得者乃可曰善哉

原直

人性最初之發莫不出於直直者公也及轉念爲曲曲則入於私故曰人之生也直乾之德其動也直虞廷九德以直爲首然又曰質直而好義苟不協於義則行之效害之大亦莫如直爲甚如訐則召惡薇則傷絞是也顧直不可見坿氣而見氣亦不可見驗於好惡公私之際而已其人之好惡壹出

於公而無私也發於言論行事不可屈撓不爲偏徇不爲私溺是直也故曰不直則道不見古民之疾愚猶不及之今人罔其性以工爲曲務巧僞以夸毗阿容孔子惡之謂之幸免爲其失生人之理也傳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一人而已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何也直也直公也嘗論衛靈公季氏之待孔子以迹觀之可謂曰厚然而孔子之論二人不少恕豈負義孤恩而不顧犯不韙邪武三思曰我不知天下何者爲好人但與我好者卽爲好人由今論之武三思是邪孔子非邪夫好惡是非衷於聖人至矣今人言行不務學孔子至於好惡是非懷私恩匿公義雷同埘和

甘自比於武三思而非勝於孔子亦見其學之不講義之弗析識之陋而汨於世俗庸鄙之私情也雖然孔子惡佞人之惡又曰毋攻人之惡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自經史傳記所陳古之哲人以臧否爲大戒者不啻苦口也吾性直又好持義理之是非雖異於誣僭不信而道人多中其實則彌以此觸心兵而召怨作原直以表質尤必以好義者自劼毖於學也孔子稱之於可與言不可與言以智濟其直而孟子專以直養浩然之氣吾人學修亦衷之孔孟而已

原我

子絕四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意私意妄想也必則漸執著而

重矣固則彌堅總之成於有我之私聖人不待克而自無學者必用力而後庶幾朱子曰意必常在事先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物欲牽引循環不窮至哉言乎可謂推見至隱矣屈子偭漁父之言謂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似矣而未盡也何也聖人但不必固於有我之私耳至於義之在我者則守之不易故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嘗論老佛與聖人皆無我迹同而實不同夫所謂我者謂己私也住著也有所也非義非道也而佛氏務爲解脫無稽無得一切空之雖其黠者知有不可特爲轉調謂不墮頑空曰來曰念自矜大乘而所嚮一差又入斷滅何也蓋於中庸去修道之教則

於禮樂刑政一切品節俱廢若是則豈能輔世長民長治久安邪至於老氏乃近陰賊知雄守雌欲取姑與名曰無我其實有我之至者惟聖人以權執中達變通理壹主精義而又或爲小知之言薇晦之謂其與世推移不凝滯於物也析義不精使鄉原流俗之輩借聖人以行其圓通自便之計無論誣聖何以服狂狷者之心哉

原惡

辛丑五月二十二日晨起坐庭除課僕人除階前艸初發一蟻穴須臾又發一穴當時神昧竟弗之止翌午獨坐追悟而悔之恨無及愈思愈惻然不忍搯膚頓足如鴆毒崩心無以

自解念平日立心期寡過盡性敬人愛物敦戒毀傷害虐用箸說以教弟子今身親其事而神識惛墮弗省弗瘖成此大孩不可懺贖尋常嗟惜終日悠悠空度無一善足錄乃交臂之頃不但失一大善且反造一大惡尋常盭夫所猶不忍而我何以不幸而至此極也再四推惟本心乃知此由殺機所發何則蓋除艸殺機也當時志在除艸猛利之心乘於一偏一往而不可遏故雖見蟻而惻隱之心未動生機未轉也此可見人心之機其危如此可畏之甚也故陰符息之古來暴君酷吏窮怒所及而徇於憯志者皆其心之一往而不回也仇香專任德化而不威可謂有正知而能裕其源者也夫一

念之動爲善爲惡其心知識用每乘之過量而不自覺自起辛靈韋虛皆同此機只爭一念耳繼今當益思培養此心使恍惕惻隱善端弗隱充之盡人性以盡物性肫肫本仁親愛慈以立其根植其本要時物無失乃見權智術妙毋徒事後嗟咨也又昔人言人事之窮天地鬼神所不能易惟人能易之如此蟻穴之全毀神佛所無如何而吾一手口之所能爲夫以一手口而能爲神佛所不能爲而竟不爲豈不甚可惜哉因書以訟吾過且以警餘年繕性之功日用酬酢愼所發機也自記云此機一往迷誤弗覺以陷於惡者又念往昔嘗有三事誤陷於刻薄不仁事過旋悔之而未由追改今思其所以致之者由其執義大過此雖出於正而亦成大惡佛氏所謂法執理障也況又有任其習性未嘗知義循禮與

善而成爲惡以負於親長骨肉而痛不可贖者然後知弟子蒙養之初其喻教講學不可不早預也書之以詔來者毋似余之路於惡而不可追悔也

原眞

六經無眞字眞字名義始見於莊子其後佛經遂用爲密諦元言曰眞如曰自用一眞一切眞至矣哉雖後起而無以易之矣夫人之爲行順理爲覺順事爲迷故詩曰有覺德行此儒佛兩家之極致微言亦儒佛兩家所同修其證之實義也儒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佛之言曰心二曰眞曰妄眞者難見妄者易迷二者恆糅如油著麪所以書貴精一記貴別嫌疑斯而析之非天下之至精弗能揀纖顯微密察變覺也是

故孔子於微箕比干皆稱其仁而於由求賜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之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其論夷惠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於曾子子思禹稷顏子則曰易地則皆然豈非非眞哉豈非非眞哉孔顏皆無命而所亟修己治人淑世之理則萬古不易佛不能滅定業償債遇難乃至老病死苦一同於衆生而所說降心離妄之理則萬古不易無他眞理所在故能先天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也僻儒小生執無權之中憑虛妄之見滯有著空惡足與語至道哉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是故吾之爲行衆人以爲如是而

乃合於道而其中有弗眞焉雖爲人之君子或爲天之小人矣吾之爲行衆人以爲如是大不合於道而其中有眞焉雖爲人之小人而實爲天之君子也故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雖然是眞與否非必若世俗小人欺世作僞詐譌之爲也聞道百自以爲莫己若析義不精仁未熟知未盡毫釐未合而以邊見顚倒爲正知故遂認賊爲子而不覺入差別然則是眞者非特衆人不及知卽以己智內證實亦所未了聖人語言文字具在古今智賢莫不以是非之而卒不易得一識眞者焉悲夫

攷槃集文錄卷一終